

生生不息千年晾鹰台

本报记者 田兆玉

在通州永乐店镇德仁务后街村的西侧，一座十余米高的土坡静静矗立，坡面草木葱茏，四周铁栅栏环绕，守护着一段跨越辽、金、元三代的千年记忆。它就是晾鹰台，俗称“大坨子”，既是《溧阳志略》中记载的“溧县八景”之一“晾鹰旧台”，也是通州境内少有的捺钵文化遗址。从辽代帝王放鹰猎鹅的皇家猎场，到村民祈福求学的烟火之地，再到如今集文化、生态、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新地标，这座不起眼的土台，承载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交融的印记，见证着岁月流转中的守护与新生。百岁老人的儿时记忆、学者的深耕研究、村干部的坚守付出，共同拼凑出晾鹰台的千年风华，让这份沉睡的文化遗产，在新时代焕发别样生机。

百年记忆里的烟火气：从皇家猎场到百姓家园

春日的午后，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晾鹰台的坡面上，光影斑驳间，仿佛能听见千年之前海东青振翅的声响。对于德仁务后街村的百岁老人张瑞来说，晾鹰台不是冰冷的文物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童年记忆，是承载着祈福与欢喜的神圣之地。

老人精神矍铄，谈及晾鹰台，浑浊的眼眸里瞬间泛起光亮，声音虽缓，却字字清晰。“小时候啊，这台子上还有座观音庙，我爹在庙里帮忙，我就天天跟着他去。”老人的指尖轻轻摩挲着衣角，仿佛又回到了几时的场景，“几十里地的人都往这儿跑，求平安、求子嗣，拿来的供品摆得满满当当。我那时候小，就帮着爹打磬，敲一下，清脆的声音能传老远，忙完了，还能吃到供品里的饺子，那是我小时候最盼着的事儿。”

在张瑞的记忆里，当时的晾鹰台上草木繁盛，观音庙香火不断，晨钟暮鼓间，夹杂着村民们的祈福声与孩子们的嬉闹声。“那时候，谁也不知道这是辽代帝王的猎场，只知道这是个神圣的地方，大人小孩都不敢随便造次。”老人笑着说，直到后来有人说这土坡是文物，他才知道，自己从小相伴的地方，藏着这

么大的来历。

与张瑞老人的记忆不同，今年54岁的德仁务后街村党支部书记张孝立，对晾鹰台的印象，更多是童年求学的时光。张孝立出生于1971年，8岁那年，他背着书包走进了晾鹰台坡顶的学校。“那时候的晾鹰台比现在高、宽、大，学校里既有小学，也有初中，还有200米的跑道，我们下课就围着跑跑，疯玩打闹。”

张孝立的记忆里，晾鹰台坡顶还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干粗壮，树心早已空了，却依旧枝繁叶茂，“那棵槐树可粗了，要好几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，我们放学了就钻到树洞里玩，躲猫猫、讲故事，那是我们童年最欢乐的乐园。”读到二年级时，学校迁到了晾鹰台下，“我们都跟着‘下山’了，渐渐也就不常去坡顶了。”

如今，走在德仁务后街村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只要问起晾鹰台，都能说出几句属于自己的记忆。有人记得坡顶的老槐树，有人记得庙里的磬声，有人记得上学时的跑道，这些细碎的记忆，拼凑成晾鹰台最温暖的烟火底色，也让这座千年古台，与村民的生活紧紧相连。

千年溯源：捺钵文化里的皇家猎场

晾鹰台的故事，远比村民们的记忆更为久远，它的根源，要追溯到千年前的辽代，与一个古老的游牧文化习俗——“捺钵”紧密相连。“捺钵”原为契丹语，译为“行宫”“行营”，“四时捺钵”就是契丹帝王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前往不同的地点居住、狩猎，并商议国事的行为。”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波

长期研究大运河和通州文化，谈起晾鹰台的历史，他如数家珍。

契丹族是起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，打猎是融入民族血脉的重要仪式。《辽史》中记载：“秋冬违寒，春夏避暑，随水草就渔，岁以为常，四时各有行在所，谓之‘捺钵’。”陈喜波介绍，辽代帝王的捺钵活动有明确的季节分工，春天去水边猎水鸟，夏天避暑，秋天上山狩猎，冬天捕鱼，而通州南部的延芳淀，便是辽代帝王春季捺钵的重要场所。

“辽代，幽州成为辽朝陪都南京，北京地区属于南京辖域。由于辽宋连年征战，今北京附近属于前线，当时主政的萧太后和其子辽圣宗驻跸南京，指挥战事。”陈喜波解释道，“‘春季捺钵’的固定地点原本在松花江、长春河以及河北省张北县附近，辽圣宗来到南京后，回到辽朝本土捺钵地打猎十分不便。恰好，通州南部有方圆百里的延芳淀水泊，水鸟众多，是绝佳的猎场。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在战争之余，便将延芳淀当成了临时捺钵场所，晾鹰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。”

何为晾鹰台？顾名思义，这里是猛禽海东青晾鹰羽毛的地

方。海东青是辽代帝王狩猎时常用的猛禽，身形矫健，善于捕捉水鸟，在捕猎后，或是因劳累出汗，或是因人水擒鹅浸湿羽毛，需要在高处晾晒干燥后才能再次捕猎，因此，辽代帝王便在延芳淀旁堆筑高台，或放鹰捕猎，或晾鹰羽毛，因此有晾鹰台、放鹰台、呼鹰台等名称。

《辽史》中，对辽代帝王在延芳淀的春季捺钵活动有生动的记载：“辽春季猎于延芳淀，淀方数百里，春时鹤鹑所集，春秋多菱茨。国主春猎，卫士皆衣墨绿，各持锤铍食刺鹑，引水次相去五七步，上风击鼓惊鹑，稍离水面，国主亲放海东青擒之，鹑坠，恐鹑力不胜，在猎者以锥刺鹑，急取其脑髓。得头鹑者例赏银绢，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封地。”这段文字，仿佛将我们带回了千年前的皇家猎场，春日的延芳淀，碧波荡漾，水鸟成群，辽代帝王身着华服，站在晾鹰台上，亲手放飞海东青，卫士们分列两侧，击鼓惊鹑，场面恢弘壮观。

除了辽代，晾鹰台在元代，依旧是帝王游猎驻蹕之地。陈喜波介绍，有学者研究认为，德仁务晾鹰台是在古代雍奴县城东门遗址基础上堆筑的，而雍奴县所在的区域，正是辽代延芳淀的核心地带。元代定都北京后，历朝皇帝也常来通州南部打猎，继续沿用前代的晾鹰台，此时的延芳淀水域虽有所缩小，却依旧是皇家猎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晾鹰台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“冷知识”：它不仅是皇家猎场，还是帝王理政的重要场所。陈喜波在研究中发现，至元二十三年二月，元世祖忽必烈在德仁务游猎时，曾在德仁务行宫发布有关江南学田的政令，《元史·选举志》中记载：“（至元）二十三年二月，帝御德兴（仁）府行宫，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，复给之以养士。”同月，忽必烈还在德仁务发布另一道圣旨，其中提到“德仁府翰林”，也就是德仁务行宫，这充分说明，晾鹰台所在的德仁务行宫，曾是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，见证了王朝的兴衰更替。

此外，晾鹰台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它俗称“大坨子”，《日下旧闻考》《通州志》《溧阳志略》等古籍，均对晾鹰台有明确记载，其中《溧阳志略》将其列入“溧县八景”，以“晾鹰旧台”之名留存史册，相关传说在德仁务后街村及永乐店地区代代相传，成为当地珍贵的文化根脉。因为堆筑晾鹰台的黄土与周边的泥土不一样，民间有“大风刮来的晾鹰台”的说法，还有“萧太后乘凉台”的传说，为这座千年古台，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沧桑变迁：从水泊猎场到文化遗产

晾鹰台的千年岁月，不仅见证了皇家的繁华与落寞，还经历了地理环境的巨大变迁，而这种变迁，也直接影响了它的历史地位。谈及晾鹰台周边地理环境的变化，陈喜波有着深入的研究，他介绍，晾鹰台的兴起，离不开延芳淀水泊的滋养，而延芳淀的兴衰，也决定了晾鹰台的命运。

辽代时，通州南部的延芳淀是一片方圆数百里的广阔水泊，根据尹均科先生的研究，其范围大致在大北关、牛堡屯、于家务、永乐店以西，以南，北至张家湾、台湖，西至羊坊、马驹桥，西南至长子营以北，采育以东，南和东南至今通州区南界甚至包括武清县北部的部分地区。“那时候的延芳淀，碧波万顷，水鸟云集，菱茨丛生，不仅为辽代帝王的春季捺钵活动提供了绝佳的场所，也滋养了周边的百姓。”陈喜波说道，辽代帝王贵族经常来到这里游猎，还在通州南部设了一个专门服务于游猎活动的县——涿阴县，元代甚至升格为涿州，足见其地位之重要。

到了元代，延芳淀的水域开始逐渐缩小，原本连成一片的水泊，变成了多个互不相连的小湖泊，其中主要有四个比较大的湖泊，分别是马家庄飞放泊、栲栳堡飞放泊、南新庄飞放泊、柳林子等。“元代时，皇帝贵族依旧常来这里游猎，他们将这些湖泊称为‘飞放泊’，《元史·兵志四》中记载：‘冬春之交，天子或亲幸近郊，纵鹰隼搏击，以为游豫之度，谓之飞放。’”陈喜波解释道，虽然水域缩小，但此时的晾鹰台，屹立于南辛庄飞放泊之畔，依旧是皇家猎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延续着它的使命。

受到历史上永定河频繁改道泛滥的影响，元末明初，通州南部各个飞放泊水域进一步缩小，随着人口的增加，民众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聚集、耕垦，昔日的百里水泊，渐渐变成了广袤的农田，沧桑变迁，延芳淀的痕迹，也逐渐被岁月掩埋。“明清时代，帝王再也不来这里游猎了，晾鹰台也失去了它作为皇家猎场的功能，逐渐变成了一处历史遗迹，成为‘溧县八景’之一，供后人凭吊。”陈喜波说道。

地理环境的变迁，不仅改变了晾鹰台的功能，也让它经历了一段被忽视的岁月。随着延芳淀的消失，晾鹰台逐渐被人们遗忘，加上缺乏有效的保护，这座千年古台，一度面临被破坏的风险。幸运的是，1985年，晾鹰台被正式列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，有了专门的保护措施，这座承载着千年记忆的古台，才得以保存下来。“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后，政府派人修建了铁栅栏，禁止村民挖土，还竖立了碑文，介绍晾鹰台的历史，村民们的保护意识也慢慢提高了，大家开始明白，这座土坡，是我们通州的宝贝，是我们不能失去的文化遗产。”张孝立说道。

如今，站在晾鹰台旁，依旧能看到它历经沧桑的模样：十余米高的土坡，坡面郁郁葱葱，草木丰茂，四周的铁栅栏整齐排列，守护着这片千年遗址。虽然昔日的延芳淀早已不见踪影，但晾鹰台依旧矗立在那里，默默诉说着千年前的繁华与沧桑，见证着通州大地的变迁与发展。

走出去引进来：溯源文脉，激活捺钵文化活力

2024年，张孝立跟随镇领导一起前往赤峰市巴林左旗，开展捺钵文化调研交流活动。“巴林左旗是辽文化的故乡和发祥地，也是辽王朝的故都，是中国辽文化最为富集的地区，那里的捺钵文化遗存丰富，研究也比较深入，我们去那里，就是想学习他们的保护经验，溯源晾鹰台的文化根脉。”张孝立回忆道，此次调研交流，受到了当地相关部门的热情接待，他们参观了辽上京博物馆，与当地的文化学者深入交流，了解了辽代捺钵文化的起源、发展与传承，也学到了很多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经验。

除了走出去学习，永乐店镇也在积极引进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，推动晾鹰台的文化挖掘与活化利用。

今年3月，历经近9个月精心改造，晾鹰台广场提前向村民开放，这座承载着千年记忆的古台，在新时代迎来了新生。改造后的晾鹰台广场，集文物保护、文化展示、生态休闲、居民休憩于一体，成为永乐店镇传承历史文脉、焕新乡村风貌的文化新地标，让千年捺钵文化，真正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广场入口处，一座总高7.55米的汉白玉图腾柱格外醒目，柱身以浮雕技法，生动再现了“海东青晾鹰”的雄姿与“春季捺钵”的历史场景，线条流畅，栩栩如生，仿佛将千年前的皇家猎场场景，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。柱顶，一只展翅欲飞的海东青雕塑昂首挺立，翅膀展开达2.36米，姿态矫健，既呼应了“晾鹰”之名，更象征着德仁务后街村昂扬向上、奋发拼搏的精神风貌。

新建的显示屏前，设有捺钵文化展示地雕，俯身望去，古晾鹰台周边的水系脉络与地理格局清晰可见，生动还原了千年以来的地理变迁与文化发展脉络；广场四周，安装着辽代风格的一体化围栏，围栏上雕刻着海东青、狩猎等相关图案，处处融入捺钵文化元素；广场内还增设了文化宣传栏与休憩座椅，宣传栏里详细介绍了晾鹰台的历史、捺钵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，休憩座椅的设计也独具特色，上面雕刻着简洁的辽代纹样，让人们在休息的同时，也能感受捺钵文化的魅力。

一座晾鹰台，千年捺钵情。陈喜波教授曾说：“晾鹰台——运河畔皇家猎场的历史绝唱。”这份“绝唱”，不是落幕，而是新生。在新时代的征程上，随着文化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，随着文化活化利用的不断深入，晾鹰台的千年文脉，必将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